

##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研究架構

環保局長陳永仁表示，最近街頭一些公共設施，如橋墩、通風口、機房及堤防牆面，遭不明人士噴漆塗鴉的情況增加，影響市容觀瞻，由於清除不易，造成設施管理人或環保單位執行清除時很大困擾。（2006-07-16/聯合報/C1 版/北市焦點）

圖 2-1：禁止塗鴉



在這個章節之中，我擬將塗鴉研究放在理論化的脈絡中討論，一方面當作塗鴉研究的理論文獻回顧，另一方面，則試圖從理論文獻回顧中提出本文的研究架構。

書寫脈絡上，本章共三部分，首先整理日常生活的理論；第二個部分則透過理論分析塗鴉特質，第三則以 Gregory 分析 Lefebvre 的空間生產理論的「權力之眼」架構，作為本文的分析模式。

### 第一節 街頭塗鴉與日常生活理論

本節回顧 Lefebvre 日常生活理論，其一討論日常生活的範疇與其政治性，其二是則討論空間生產架構。

## 壹、日常生活的範疇

Lefebvre 認為日常生活是一個無法被結構化的場域，不屬於任何知識領域，是扣除了那些知識可以理解、化約之外的殘餘，日常生活具有一種開放性，他不是跨學門，也不是多學門，他是「反學門」(anti-disciplinary)、「超領域」(para-field) (Highmore, 2002:4)。

Lefebvre 的理論關懷，是繞著現代生活的異化出發的。他界定日常生活為「被操控的消費下的科層社會」(bureaucratic society of controlled consumption)。日常生活是一「控管消費的科層社會」(Lefebvre,1984:86；Peet,1998/王志弘等譯，2004:161；方孝謙，2006)，是由各種次系統，諸如消費、時尚、旅遊及文化等領域組合起來，這些次級系統各自獨立或是相互衝突，將日常生活零碎化，而日常生活的批判工作，正是環繞著異化的主題開展。Lefebvre 的理論中，具有對整體性(totality)的要求與堅持，整體性必須容納各種差異，亦即在日常生活中堅持「擁有差異的權力」(the right to be different)，而這理想的目標在於達成「全人」<sup>3</sup> (total man) (Lefebvre,1992:65)。

Lefebvre 認為日常生活研究的範疇必須建立在各種事物之上，日常生活的研究客體，不該只是抽象的哲學或形上學，批判異化的工具（亦即『理論』）不該被異化，日常生活的批判不是學院內的家務事，必須具體的落在在販夫走卒、柴米油鹽之上，「甚至連街上購買一磅糖的婦人，我們都必須研究」(Highmore,2004/周群英 譯，2005:212)。

## 貳、空間即政治：空間生產

日常生活自己創造了一個問題、一個矛盾、一個悖論：既是平凡的也是特別的、不證自明的與晦澀的、已知的與未知的、清楚的與迷離的。  
(Highmore,2004/周群英，2005:24)

---

<sup>3</sup> 「全人」的概念在 Lefebvre 的筆下多少有點模糊不清，他有時會被當作一種祈求普世共同主體性，這樣一來就很容易被法西斯等教條主義所挪用。同時，若導入女性主義的觀點，我們又不免要追問，這個“Mna”是男是女？因此，在看待「全人」這個概念之際，他至多只能當成一個啓發式的概念。詳細的討論可見周群英 譯（2005），187 頁以下。

## 一、何謂「空間生產」？

以具體化日常生活作為研究範疇，都市（以及都市文本）是我們要發問的對象。Lefebvre 認為都市是介於地方特殊性、跨全球資本主義力量以及民族國家力量之間三方關係的場域，這種關係的交雜提供我們關注日常生活的綜合形式（Highmore,2004/周群英 譯，2005:202）。「空間是社會的產物」，空間的政治性展現在規劃與再現上，Lefebvre 說：

空間不是某種與意識形態和政治保持著遙遠距離的科學對象（scientific object），他永遠是政治性和策略性的...，空間（形塑）是政治過程，空間是一個充斥的各種意識形態的產物（陳志梧 譯，1993a:34）

對於都市生活的觀察，可借用 Lefebvre 在”*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書中，提出三元空間辯證的空間討論架構，這三元的關係分別是：「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空間的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再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of space) (Lefebvre,1974:33-53)。

「空間實踐」是可以被觸及、體驗的空間經驗，是實際的生產過程，牽涉空間意義生產的表意過程(signification)；「空間的再現」則屬於科學式的空間再現，是由國家機器及資本家透過官僚科層化及消費號召等，形成我們對於空間的感知，這是透過抽象的語言符號系統所撐起來的空間感知；「再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of space)<sup>4</sup>則是被想像出來的生活空間，透過象徵、符碼等藝術形式的內容所形塑的社會空間，他同時具備日常生活的情感核心，是生活情境的所在（Lefebvre,1974:33-39;王志弘等譯，2004:163-164）。

三者之間具有辯證關係，並同時發生在一個實體空間裡，沒有相互割捨、排斥的關係。透過發展這三個概念，Lefebvre 進一步以時間軸線將日常生活的演進分為「絕對空間」(absolute space)<sup>5</sup>與「具體空間」(concrete space)兩概念的流變：社會空間的生產是由絕對空間演化至抽象空間，這其中的關鍵是資本主義推進引發的生產關係改變，進一步導致的空間生產變異。

Lefebvre 認為即便《資本論》中並未明文分析空間，但我們還是可以將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的概念，應用在空間的分析之上（Lefebvre,1979/王志弘譯，1993:26）。當代資本家與國家機器共構的抽象化生活空間，是一個交換價值凌

---

<sup>4</sup> 或譯「生活的空間」。

<sup>5</sup> 或稱抽象空間。

駕於使用價值的空間，這個資本主義空間產生各種功能，例如：生產資料、消費對象、政治工具以及提供階級鬥爭等（Lefebvre,1979/王志弘譯，1993:22-23）。抽象空間也進一步轉換時間的運作邏輯，引發 Lefebvre 對於時間的批判觀點。

時間被轉化為時程表、機器運轉時間、鐵路交叉點、載貨量等，被化約成空間的限制，是時間的異化（Lefebvre,1979/王志弘譯，1993:22）。這個異化是由「循環時間」(cyclic time) 推進到「線性時間」(linear time) 的結果（Lefebvre,2002:47-51）。由生物性的循環時間，到由科技、勞動所支配的時間邏輯之中，線性時間已經串起了當代生活的工作、閒暇、休息和其他殘餘，他將每一塊時間的實踐編制在自身上，循環時間並不是消逝，他只是臣服在線性時間的邏輯之下，終將自身瓦解成為碎片（Lefebvre,2002:48）。而日常生活的研究正是要從這裡展開，是一個全方位的批判觀點，藉著對日常生活的研究，展開時間與空間的現代生活考察。

## 二、一個隱喻：權力之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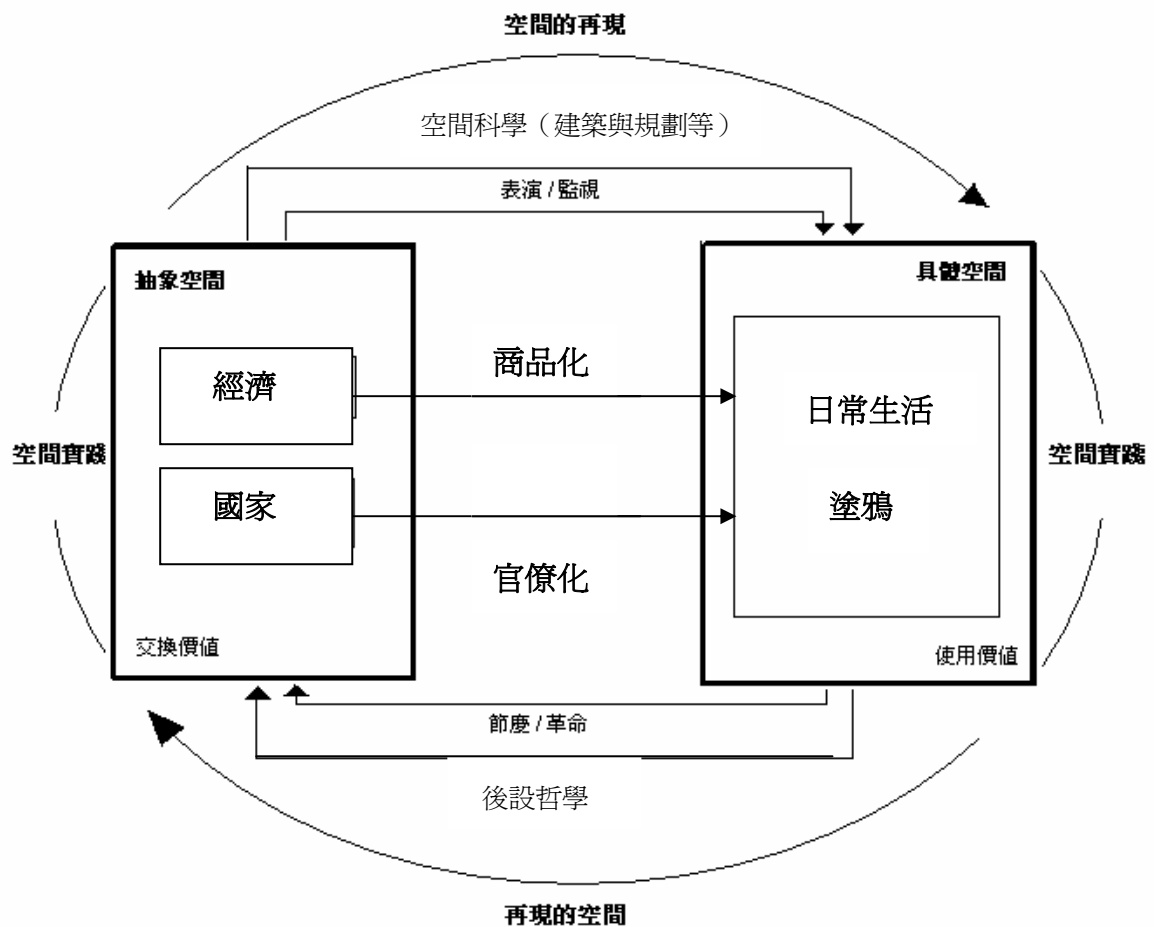
欲藉著 Lefebvre 展開塗鴉的日常生活批判研究，遇到的難題在於，我們如何將上述提到的抽象概念予以操作化。在這裡我借用 Gregory 關於 Lefebvre 的理論闡釋，進一步作為塗鴉研究的架構。

Gregory 詮釋 Lefebvre 日常生活空間生產的概念，他援用 Foucault 的概念提出了「權力之眼」(the eye of power) 架構作為總結，「權力之眼」的概念圖如下：

圖 2-2:權力之眼(Gregory,1994:401)<sup>6</sup>

---

<sup>6</sup>在 Gregory 的原文中，其所指稱的空間用詞與 Lefebvre 略有不同，他用” Space of Representation” 指稱「再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of space)，這兩者實為同義。



透過這個架構，我們可以更清楚的運用 Lefebvre 的概念。首先，在圖的左半部，透過經濟（資本家）與國家的雙管齊下的作用，產生的結果是：對常民生活空間的商品化與官僚化（commodification through space & bureaucratization through space; Gregory,1994:401）；這種空間生產邏輯即為：「空間的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他們透過的方式是空間科學論述（spatial sciences：例如建築規劃、都市計畫等）和監視規訓等手段，這背後的抽象哲學是，企圖運用「奇觀」（spectacle）將日常生活整編成一塊，將日常生活轉換僅存交換價值的抽象空間。

相對於抽象空間的系統化、規格化，並透過商品化帶給日常生活「殖民」<sup>7</sup>的危險，圖的右半部則是屬於無法化約、難以計算的日常生活領域，他是屬於存活在其上之主體的。換言之，他是彰顯主體性的場域，具有高度的使用價值。在此領域，日常生活的實作則是透過節慶（festival）和革命等這些後設哲學

<sup>7</sup> 這個「殖民」在這裡作為隱喻之用，Lefebvre 認為資本主義的力量給予生活帶來的異化危機，正如殖民效果般，佔領、奪走及再領域化日常生活，是具有全然喪失主體性的危險（Gregory,1994:403）。

(metaphilosophy) 的方式，企圖抵抗來自右方的收編，他們具體的回應方式與空間生產邏輯為「再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s)。

下表 2-1 是關於三個空間生產概念的整理：

表 2-1：Lefebvre 空間生產三概念

<b>三者之間的關係</b>	三者的關係隨著歷史時間而變化，是三位一體的概念，這三組的概念隨著生產方式和歷史時期的不同，用不同的組合促進了空間的生產。 (Peet, 1998/王志弘等譯，2005:164)		
<b>空間的生產</b>	<b>空間實踐</b> <b>spatial practice</b>	<b>空間的再現</b> <b>representations of space</b>	<b>再現的空間</b> <b>representational space</b>
<b>辯證關係</b>	感受空間 (perceived)	規劃空間 (conceived)	生活空間 (lived)
<b>Harvey 的解釋</b> (Harvey, 2006)	經驗的空間 (experienced space)	概念化的空間 (perceived space)	生活的空間 (imagined space)
<b>實際內容</b>	物理性或物質性的方式，表達空間運動。 指涉時空要素構成的生活例行公式，以及空間結構；社會生活可以在此進行生產與再生產。	有關空間內秩序、規劃的尺度符碼；運用抽象的象徵符號，例如語言和圖像系統。 指的是有關於空間概念、知識的構想，對空間之上的社會秩序具有支配性。	居民和使用著，以及描述他的作家和藝術家，透過相關的意象和象徵而直接生活其中的空間。是私人、象徵且感官的。
<b>以 Foucault 詮釋</b>	論述 (規訓的權力關係)	論述 (discourse)	反論述 (counterdiscourse)
<b>比對 Foucault 關於空間的概念</b>	具體空間 (全景敞視空間)	具體空間 (全景敞視空間)	異質空間 (heterotopias)
<b>以塗鴉為例</b>	街頭塗鴉的生產，意義的產出。	塗鴉公園的規劃或塗鴉比賽等商業活動。	街頭塗鴉與日常生活的抵抗

上表整理自：Harvey, 2006:282-283; Gregory, 1994:348-416 ;  
Lefebvre, 1974:33-46; Peet, 1998/王志弘 等譯，2005:163-165; 李紀舍，  
2001:41-45。

必須說明的是，因為 Lefebvre 是透過三元辯證的關係而導出空間生產的概念，將 Foucault 放在這個三元架構中時，因為推論方法的不同，就會發現他並沒有辦法恰好契合在這三元之中。同時上面權力之眼的圖，並不是說明抽象空間與

具體空間是全然二分的，如果我們立體化這個圖表，應該說抽象空間與具體空間是一個反覆交疊的概念，因為我們很難在實際的世界，找到可以截然劃分這兩者的例子，Gregory 的二分法，是爲了能夠作圖表方便理解，並不是說這兩者是截然不同的兩塊。

Lefebvre 的目標在於追求社會主義式的理想理想，亦即「個人有接近空間的權力」（Lefebvre,1979/王志弘譯，1993:28）。而這確保差異的權力理念，進一步轉化就成爲爲眾多理論中，關於日常生活的「抵抗」(resistance)的核心之所在。

下面，我將討論塗鴉的意涵，並且指認出塗鴉的抵抗何在。

## 第二節 街頭塗鴉與抵抗

下面我提出幾個可以和街頭塗鴉對話的理論層面，來討論塗鴉的是與不是，分別 Adorno 和 Horkheimer 的文化工業理論以及 Foucault 的權力與空間概念，從這三個理論的脈絡，我分別討論塗鴉的「是與不是」（是什麼與不是什麼）。

### 壹、 作爲商品與次文化的塗鴉

台北市環保局日前才宣示將取締塗鴉，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郝龍斌，昨天卻拿著噴漆宣示他的「塗鴉政策」……他說，未來將協調私人企業開放塗鴉空間，若干公共建設的圍籬，也可做爲街頭藝術的塗鴉場地。

【2006-07-24/聯合報/C1 版/大台北焦點】

「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y)一詞起源於 1944 年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的 Horkheimer 和 Adorno。作爲流亡於外的猶太人，Horkheimer 和 Adorno 逃難到美國，見證資本主義體制如何緊密結合大眾傳播媒體，以大眾文化之姿對進行社會洗腦的工作（葉啓政，2005:38）。他們指出這種發展造成高級藝術墮落，而人則喪失主體性，是大眾社會的墮落。

「文化工業」理論的批判是從反思啓蒙理性所帶來的迷思開始：高級文化所表彰的本真性(authenticity)，將因大眾社會的成形而不再，而變得片段化、零碎化；同時民主化並不是「解蔽」，而是一種變相控制大眾社會的手段，是惡意的欺瞞。Horkheimer 及 Adorno 認爲，文化工業作爲當代社會的控制工具，有民主與科技的辯證關係、日常生活的公式化以及虛假意識等特色。而作爲主體的人，在這種社會體制中完全失去抵抗性與反省的能力，這正是馬庫塞筆下 60 年

代美國社會的縮寫：單面向的人(one-dimensional man)。

由科技普及、大眾消費成形，和理性、速度、規劃等工具理性所撐起的現代生活，切割人的主體性，透過消費將作為主體的人轉化為消費者，這是文化工業學者們共同關注的議題，亦即對於整體性的關懷，處理現代生活中的「異化」(alienation)現象，並加以批判之。

但要如何從文化工業的理論中讀出都會塗鴉的意義？如何理解都會裡面的塗鴉文化？

以 Hebdige 研究次文化的方法論來看塗鴉，我們不該將次文化描述為一種獨立運作的有機體，次文化他不是外在於廣大的社會、政治、經濟脈絡運作 (Hebdige,2003:76/蔡宜剛譯，2005:93)。又 Hebdige (2003:76/蔡宜剛譯，2005:112-122) 舉出兩種次文化被收編的形式：次文化的符號轉變，以商品化的形式出現；支配團體 (警方、媒體、司法制度)，以意識形態形式，對反常行為貼標籤與重新定義。下面透過幾個案例來說明：

圖 2-2、3 是 2006 年 10 月 24 日，在華山藝文特區所舉辦的「國際塗鴉巡迴大展」的現場記錄相片以及大會海報，活動當天展出 35 位國外藝術家的塗鴉作品，會場佈置的像是酒會也像沙龍。在大力宣傳與華山塗鴉事件同時發生的情形下，大會當天吸引很多美術學院的學生前來觀摩，同時贊助廠商“Royal Elastic”招牌也用高高地投影在牆上。以塗鴉之名大打品牌知名度，提倡塗鴉之際也抹去塗鴉原初內涵中的反商業的特質，塗鴉與商業體系之間的弔詭，在這個活動當中徹底突顯出來。

圖 2-3：國際塗鴉巡迴大展廣告<sup>8</sup>



<sup>8</sup>資料來源：<http://www.pixie.com.tw/blog/?p=122>



圖 2-4：國際塗鴉大展大會現場（2006 年 10 月 24 日）



另外一個經典的案例，是 2000 年出現在從公館捷運站出來的建築工地鐵皮圍牆上的塗鴉，簡陋的文字「跳高世界記錄 245CM 圍牆 246CM」，同樣的噴漆塗鴉，也出現在台北東區的街頭。這其實是 NIKE 的年度形象廣告，以塗鴉的方式出現在街頭吸引目光，而這則廣告也成功的利用塗鴉的街頭性格幫 NIKE 打響了知名度（邱啓新，2001:5-11）。

除了資本家主動從塗鴉領域中挖掘利益之外，塗鴉族群中也多有主動與資本家合作的情況，例如「台灣塗鴉第一人」—呂學淵，自 1989 年起在台北民生東路附近塗鴉，後來長時間於台南從事塗鴉創作，後來也創立自己的服飾品牌，並在台南設櫃。

另外，如本段一開頭的引文，塗鴉除了被視為都市毒瘤外，也開始成為政治人物做為政策宣示的工具，2006 年台北市長競選期間，塗鴉的議題又再度被搬上檯面，與塗鴉族群親近，成為候選人塑造己身形象的策略之一。

可以發現的是，作為次文化的街頭塗鴉族群，其本身團體內也是充滿異質性，而非鐵板一塊，街頭塗鴉是文化工業理論無法解釋的「化外之地」（反商業），但另一方面也作為文化工業不斷收編的攻略地，裡面有難解的曖昧關係，而考察這些曖昧關係，並不是要進行塗鴉者對塗鴉次文化的忠誠度考究，也不是要將商品拜物的概念推至極端，而是要指出這其中的弔詭：是不是資本主義、國家機器「污染」的塗鴉就不再是塗鴉了？商品化及合法化的塗鴉有沒有辦法回過頭來滋養塗鴉（作為一個次文化領域）的場域？換言之，商品化的塗鴉及其體系有沒有任何啟發抵抗意識的可能性？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我將在下面關於塗鴉的意義

部分討論。

但是從上面這些例子中，我將進一步地延伸日常生活中的權力關係，只有開啓權力關係討論，我才能將塗鴉研究的核心聚焦於日常生活中抵抗中進行審視。

## 貳、 塗鴉的監視與反監視

BBrother 本來是 Big Brother 的意思，這是《1984》小說裡的人物，……應該說這名字本來應該是「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不過因為太長了，所以縮短成現在這個樣子。這個角色在小說裡原本象徵著公權力或監視者，不過我覺得監視與被監視是相對的，好比監視器到處都有，塗鴉也是到處都有，你可以把他當作一種反監視的象徵。（訪談：Bbrother）

上面這一段話是與塗鴉者 BBrother 的訪談，在談到他的自我命名之際，他作出了監視與反監視的詮釋，從他這段話裡面可以延伸出第二個有關於街頭塗鴉與日常生活的討論：權力關係。

現代生活中權力與主體的關係是充滿緊張與拉扯的，在眾多藝文作品中我們都可以解讀出這樣的恐懼與無奈。例如電影《摩登時代》，卓別林透過誇大與不斷重複的動作，描繪現代人猶如機器般的活動，企圖控訴現代生活的異化，與權力機制對於人體及空間的銘刻。此外，Owell 也在小說《1984》中指出未來生活的難題就是無所不在的「老大哥」監視，即 BBrother 所說的“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對於這些權力機制的恐懼提供塗鴉研究的切入點，亦即塗鴉作為規訓社會下一種抵抗的可能，亦即如同 BBrother 所說的：塗鴉突破監視單向與無所不在的特質，塗鴉反過來標示出現代生活中規訓的隙縫。下面我將用後結構主義者 Foucault 對於權力、觀看機制的討論作為理論對話的基礎，透過對現代生活的權力考，進一步回過頭來檢視過往的塗鴉研究。

### 一、 權力、全景敞視主義

Foucault 的權力觀點是對知識（論述）與社會建制（機構）等關係進行理解。不同於 18 世紀以國家為名進行管制，當代生活的權力運作方式是以全新的手段「不靠權力，而靠技術；不靠法律，而靠正常化；不靠懲罰，而靠控制，而且其涉及的範圍及採用的形式都超出了國家及其機構，...，我們已經進入了一種新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法律越來越難以表達權力或充當權力的表現形式。

(Foucault,1978/尚衡譯,1990:78)」。在當代社會中權力不再只是國家機器的代言人,權力有了新的界定方式及場域,例如醫院、學校和軍隊等機構都是權力運作的化身。

對 Foucault 而言,權力是將個體轉化為主體的管制力量,權力透過轉化的過程將個體(individual)變為主體。因此對權力的考察並不在於權力是什麼(what),而應該是權力如何運轉(how) (劉平君,2007:150-151)。權力不為任何主體所擁有,他是隨時隨地及無所不在的,Foucault (1978/尚衡譯,1990:80-90)以力學觀點,比喻權力的存在的形式,他認為「(權力)隨時隨地都會發生,在任意兩點內的關係都會產生權力。權力無所不在,並不是因為他包含一切,而是因為他來自一切方面」。

對 Foucault 而言,規訓是一種把權力施諸身體的政治技術,無論是工廠、學校或軍隊,這些機構都在遂行對身體分配 (Gros,1996/何乏筆等譯,2006:109-110)。透過對於身體在空間中的分配,或是活動的控制,權力化身成各種形式包圍肉身,這是權力的「微物理學」(microphysique),經由每個細小的層級滲透身體;Foucault 用邊沁(Bentham)的全景敞視建築(panopticon)作為隱喻,說明當代空間中無所不在的規訓。

在圓形監獄裡面的囚犯,環繞在監視台周圍受到中心的監看,這樣的觀看/監視模式是持續性的、有紀律的和匿名性的。並不是建築是權力的象徵,而是建築本身體現權力的施行,在圓形監獄內,有兩種觀看關係:對監視者的「縱向可見性」(axial visibility)和對其他受囚禁者的「橫向不可見性»;這兩種關係使的受監視者存在一種心理恐慌狀態,因為他無從得知其他人狀況,僅能想像自己和他人狀況一樣,如果要遁逃或是叛亂,都無法得到他人的援助,而也就是這樣的心理恐怖平衡,管理得為可能。這種權力的規訓關係進一步,產生在受監視者的內心,亦即當他信任這個系統,即使中心沒有人監視,受囚禁者亦會自我規訓,這種監視關係的內部化,正是規訓的極致展現(陳志梧,1993b)。

## 二、塗鴉與異質空間(heterotopias)

Foucault 認為虛構地點是不存在的,並不是一個真實的空間,用烏托邦(utopia)的概念理解,是以完美的形式呈現社會本身,或是將社會倒轉。相對的,異質空間存在真實的空間之中,他的作用猶如一面關照社會的鏡子,從異質空間中,我們可以讀出對於社會權力的反動,如果說權力是無所不在的壓迫跟規訓,異質空間就是一個反抗的地點。歸納 Foucault 指出異質空間的具有幾個特點(邱貴芬,2003;陳志梧,1993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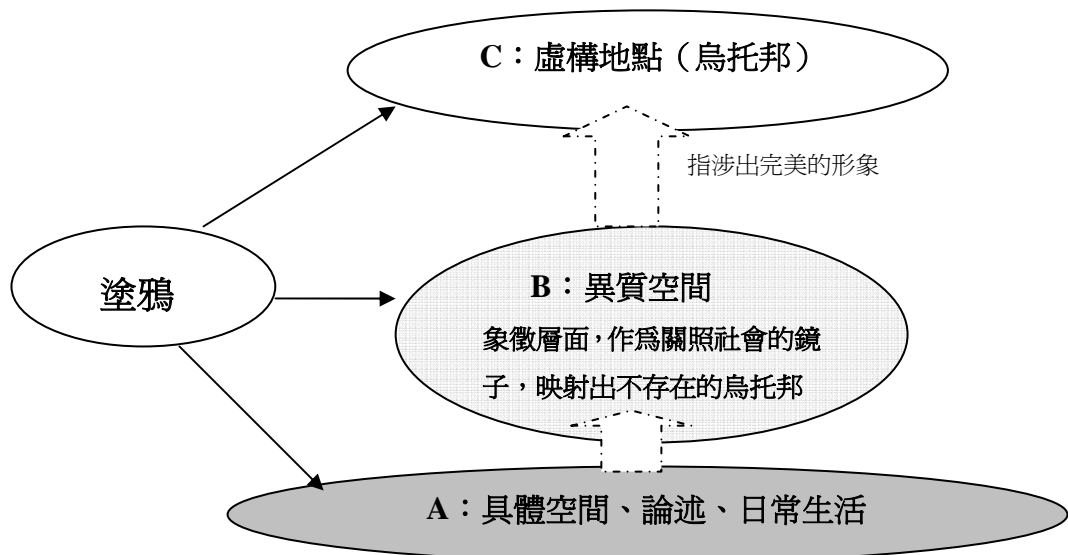
1. 異質空間存在於任何文明之中。

2. 在每個社會文化中，異質空間以不同的形式運作著。
3. 異質空間具有在同一個地點內並置數個矛盾空間的效果。
4. 異質空間中具有「差異時間」的面向。即人和時間的經驗有所斷裂，則我們可看見異質空間，例如圖書館和嘉年華。
5. 異質空間具有開放跟封閉的特性。
6. 對比其他空間，異質空間具有提供幻想（提供美好想像，揭露真實空間其實更具幻覺），和提供對照（真實生活的不堪）的功能。

Foucault 在一系列的討論中，以精神病院、監獄、動物園（動物園內所蒐藏的動物來源並列全球各個地區的生態，將數個矛盾的地點包攝於內，並產製快樂的氛圍）、圖書館（圖書館內藏書橫互了時間差距，因此圖書館存在於時間之外）、美國汽車旅館（具有開放性，但被看成偷情的場所，是被進只的性行為絕對隱匿、絕對孤立的場所）等作為解釋異質空間的例證；而相關的討論在國內則被借用在討論次文化所創造出來的空間實踐中，例如將異質空間用來解釋搖頭舞廳作為反抗社會主流壓迫的一種鏡相，觀看主流社會，也關照次文化精神（鍾佳沁，2002）。

從上面的討論，Foucault 至少指出三層「空間」含意，具體空間、異質空間以及虛構地點。這三層的關係可以用下圖示：

圖 2-5：異質空間示意圖



說明：ABC 三層各是 Foucault 所談到空間概念。A 是日常生活的領域，是主體透過權力、論述、機制之構的空間，作為異質空間的 B 則是以鏡像的姿態出現，企圖指陳現實生活中的問題，他的目標在於投射出 C 虛構地點的存在。

從 Foucault 關於這個概念的討論，我將它區分成三個向度的空間考察，即上圖中的 A 具體空間、B 異質空間和 C 虛構地點。這三層關係具有推論上的因果關係，具體空間可以當作是常民生活的空間實踐的考察，他是一切生活的總和，而從日常生活中的規訓和權力關係中，我們可以「擬想」出一個不存在，但卻完美的空間理念型，亦即 Foucault 所言的虛構空間。作為一個不實際存在的虛構空間，他必須藉由異質空間作為中介，來「盡可能地」達成，換句話說，異質空間作為一個理解上的媒介，他連接了現實生活中主體的苦難與崇高的理想、幻想。Foucault 所對比的是 B 和 C 這兩組概念，而他未說出來的則是這一切都必須奠基在 A 具體空間之上，才得為可能。

異質空間是概念上的理解，那麼將會遇到的問題會是：如何將作為描述性概念的異質空間轉化為實際的經驗研究？亦即，將他轉化經驗研究的落差為何？如何彌補？

將異質空間轉化到塗鴉的討論中，研究者可以清楚的指認出 A 具體空間的問題，也就是日常生活的部分，但是問題在於，什麼是被虛構出來的烏托邦？如何達成虛構地點的美好？另外，由於塗鴉可以重複塗寫和出現特質，導致於出現塗鴉的地方有很多，這些地方都會形構成異質空間嗎？

這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至少用 Foucault 的架構來回答的話），因為塗鴉的研究涉及了時間與空間的變異性，同時放在都市不同的空間中，我們也必須細緻地考察每個地方所呈現出來的問題以及歷史發展之間的差異。但是可以延伸說明的是，Foucault 這個描繪性的概念跟 Lefebvre 所談到的空間生產的架構有部分類似之處。他們都涉及對於日常生活中空間的分類（有實體上的，也有象徵層面上的）。Lefebvre 對虛擬地點理解可以用「再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s) 來理解，同時他所提出的理解日常生活的三個空間概念也具有較大的包涉性，可以同時處理較多概念。

## 參、 小結：日常生活中的抵抗

街頭塗鴉出現在公共空間中的視覺文本，它的存在挑釁著我們的視覺神經，有時後它與空間看起來和平相處，也有時後它成為刺眼的無聲抗議。但這些姿態都彰顯著塗鴉可能成為日常生活抵抗的可能。

Siber(2005)討論公共空間的視覺文本，指出公共空間中的大眾傳播媒介是一個文化霸權運作的過程，他舉出五種在公共空間出現的文本，這五個類目分別是：

1. 商業化、集團化的文本(corporate/ commercial)
2. 政令式文本(municipal)<sup>9</sup>
3. 宣傳性文本(propaganda)
4. 新聞、大眾媒介(news/ mass media)
5. 顛覆性文本(subversive)<sup>10</sup>

塗鴉正是一種顛覆性的視覺文本。而透過這五種視覺文本分類，可以開啓視覺文化理論中除了「真實與否」之外的另一項爭辯——權力。亦即考察處於何種權力關係之下，空間與文本如何成爲現下的模樣，是哪種權力因素形塑觀看與被觀看之間的緊張關係，而「顛覆性文本」——街頭塗鴉，提供日常生活中什麼樣的抵抗？

日常生活是難以定義的，他可以是任何理論總和所指涉的範疇，也可以是任何知識理論之外無法結構化的殘餘，在上面的理論對話中，第一部分我將文化工業鉅觀的理解爲社會的整體狀態，論證他所能帶給塗鴉既是養分，又是謀害的弔詭。再者則暫借 Foucault 的觀點，停在塗鴉、都會空間與權力關係的命題之上。

這些概念都和先前提到 Lefebver 的日常生活理念相關，他們分別灌注了日常生活的抵抗的是與不是，他是也不是抵抗商業，也是與不是抗衡權力。下面我將塗鴉的特性放在空間生產的概念中理解，並以 Gregory 的權力之眼架構作爲本文分析架構。

---

<sup>9</sup>有關規劃公共生活規矩的視覺文本，交通動線規劃、公園綠地規劃、所有權宣示等，例如出現在廣場或高速公路上的「禁止通行」、「減速慢行」等交通號誌等，就是這一類型的視覺文本 (Siber,2005:7)。

<sup>10</sup> Siber 以塗鴉爲例，討論在都會中出現的顛覆性文本。Siber 認爲塗鴉的行動者是公共空間的藝術家，他們的貢獻在於對於空間使用的不公平（或是社會不公平）做出了激烈的抵抗。例如標貼塗鴉就具有這樣的意涵，特別要說明的是，這種顛覆性的文本通常很難直接藉著文字的意義就可以解讀出來，必須要透過他的形式與（美學）設計，一併觀察 (Siber,2005:9)。

### 第三節 研究架構：塗鴉的空間生產

塗鴉是什麼？過去人們如何研究塗鴉？以及，該怎麼研究塗鴉？行文至此，這些問題一直是本文試著處理的。我試圖織構一張塗鴉研究的地圖，同時在最後透過 Lefebvre 日常生活的空間生產的研究，我將街頭塗鴉的研究界定為「尋求差異，日常生活的抵抗」的研究，然而，這一切仍需要更細緻的定義與分析。透過以西門町為例的分析，我將在第五章處理文本、空間與行動者的關連。

這個段落我是著從過往塗鴉研究中抽出抵抗的意涵，並轉向介紹文化研究中 Fiske 談庶民的抵抗文本，接著以班雅明的都會生活的現代性「震驚」詮釋塗鴉文本抵抗意義。最後，則將這些概念與變項放在權力之眼的架構中進行理解。

#### 壹、 日常生活中的抵抗

##### 一、 街頭塗鴉：研究中的抵抗

我將抵抗的觀點放在陳弘儒<sup>11</sup>（1996:16）曾指出塗鴉相關研究的領域與議題中，進一步和他的分類對話：

表 2-2：塗鴉與抵抗研究

塗鴉類別	研究議題	抵抗
公廁塗鴉	性別差異	父系霸權
歷史性塗鴉	美學理論	藝術的商品化
標貼塗鴉	塗鴉動機	青少年研究
風景區及戶外銘刻	特定族群的文化展現	次文化研究
街頭及地鐵藝術	政策性研究	抵抗外來者
其他公共物/場所塗鴉	塗鴉的言說特徵	反抗霸權等

例如研究銘刻在公廁關於性別議題塗鴉，研究者分析弱勢族群如何藉著牆上的書寫來維繫認同與溝通訊息，在這裡，塗鴉是一種抵抗壓迫的反動。而在歷史性的塗鴉考中，我們可以指認出何種機制與社會氛圍讓塗鴉成為商品，或讓塗鴉成為藝術，是美學價值，還是商業價值。另外，塗鴉動機研究與次文化和言說分析等，也都可以和抵抗的概念相互對話。

<sup>11</sup> 見第三章第一節。

## 二、街頭塗鴉：作為庶民文本的抵抗

Fiske 以分析 Barthes 文本的閱讀性與書寫性概念來說明庶民文本的抵抗性格 (Fiske, 1989/陳正國 譯, 1993: 119)。閱讀性只站在作者角度去閱讀文本，而書寫性的閱讀姿態則是一種具創造力的文本延伸，他並不消極且不馴化，這是後結構主義式的閱讀姿態，肯認庶民的生產力。換言之，他採取一種較為樂觀的態度，他認為庶民可以在大眾文化中挪用自身的文本，創造自我的意義。

出現在街頭上的塗鴉是一種庶民文本的展現，他將城市當成既定的文本，悠遊在其中的行動者，就是書寫城市文本的庶民。進一步我想用 Fikes 談論前衛藝術與庶民文本的差異進一步討論塗鴉的意涵。

Fiske 指出，前衛藝術僅在美學與倫理層面上挑戰布爾喬亞社會，是前衛藝術的效用。這種抵抗僅在巨觀層面上，這種討論方式僅在我們把抵抗的意涵視為分析霸權的介入時才有效用，但這股力道卻在微觀的個人層面上缺席，在此一層面上，他無法像庶民文本般提供激勵社會進步的創造力 (Fiske, 1989/陳正國 譯, 1993: 220)。換句話說，庶民的抵抗是微觀層面的翻攪，他是結構性的抵禦中轉向在地性的實踐，因此這種街頭的、實做的行動，將場所轉換為自己的空間，用時間扭轉空間，正是庶民文化的展現。

## 三、街頭塗鴉：都市現代性的震驚

從庶民文本的抵抗出發，我進一步以 Benjamin 討論 19 世紀的巴黎都城為例，討論都會現代性經驗。

Benjamin 的核心概念是「辯證影像」，亦即從資本主義的幻影中抽取出令人驚醒的現代性痕跡。班雅明對 19 世紀的資本主義運作邏輯提問，一方面這是一個靈光盡失，人們可以從蒙太奇拼貼中獲得驚醒的樂觀年代；另一方面這也是資本主義將一切都籠罩在以商品及影像所搭建出來的夢境。

辯證的影像就是要從夢幻世界(phantasmogoria)中找到驚醒的可能，而這一個驚醒必須依賴著報廢的、喪失交換價值的物件來達成，亦即從無用之用的物件中尋求喚醒普羅大眾的機會。Benjamin 說(1999:13)：

十九世紀生產力的發展把創作的形式從藝術中解放出來……開始是變成了土木工程的建築；接著是能夠複製自然的照相術，這種神奇而實用的創作正準備轉型為商業藝術；文學也在報紙文藝欄中臣服於蒙太奇[剪接]的手法。這種種創作都出現在即將成為[巴黎]市場的商品之時，但是它們也都排



徊在市場的門檻。從同一個時代我們還得到拱廊街、居室、展覽館以及迴轉畫。它們都是一個夢幻世界的餘燼。在從夢境甦醒的過程中，再生這些餘燼正是辯證思想的典型運用。所以辯證思想就成為歷史甦醒的工具。

塗鴉是書寫在牆上的美學展現，塗鴉也是噴畫在牆上的公害廢物，在文明的廢墟中看見救贖，從具體的都會實例中，找出塗鴉的令人驚醒的現代性痕跡，是本文企圖回答的問題，下面幾章我將透過文本分析與訪談等資料呈現，驚醒的抵抗意涵也不應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凡出現就是驚醒」、「凡塗鴉必為抵抗」，我將進一步討論這個現代性驚醒（抵抗）的可能與限制。

#### 四、街頭塗鴉：作為景觀的塗鴉風景

進一步我借用文化地理學中關於「地景」（或景觀）的概念，將塗鴉與視覺文化的理論進行連接。

「地景」（或景觀）(landscape)最初的概念來自於文藝復興時期，他與資本主義、科學技術與航海技術的發展有關。指的是我們可以從某個地點觀看局部的地球表面，亦即包括兩種觀看：可以「被觀看到的事物」以及「觀看的方式」，也就是可見的客體，以及主體觀看客體的方式，觀看地景的方式同時也揭露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Cresswell, 2004/王志弘等譯，2006:19-21）。把這個觀點放到觀看塗鴉上，我們便可以追問，被看到的是什麼東西？塗鴉呈現出何種視覺景觀上的意義？以及，我們如看塗鴉，我們所處的觀看塗鴉的社會脈絡為何，以及支撐起這個觀看的社會條件、機制為何？

從「可以被觀看到的事物」，和「觀看的方式」進行理解的切入點，塗鴉又重新置入日常生活的研究領域中，我們可以把塗鴉、視覺文化放到 Gregory 的權力之眼當中進行理解。

#### 貳、塗鴉的權力之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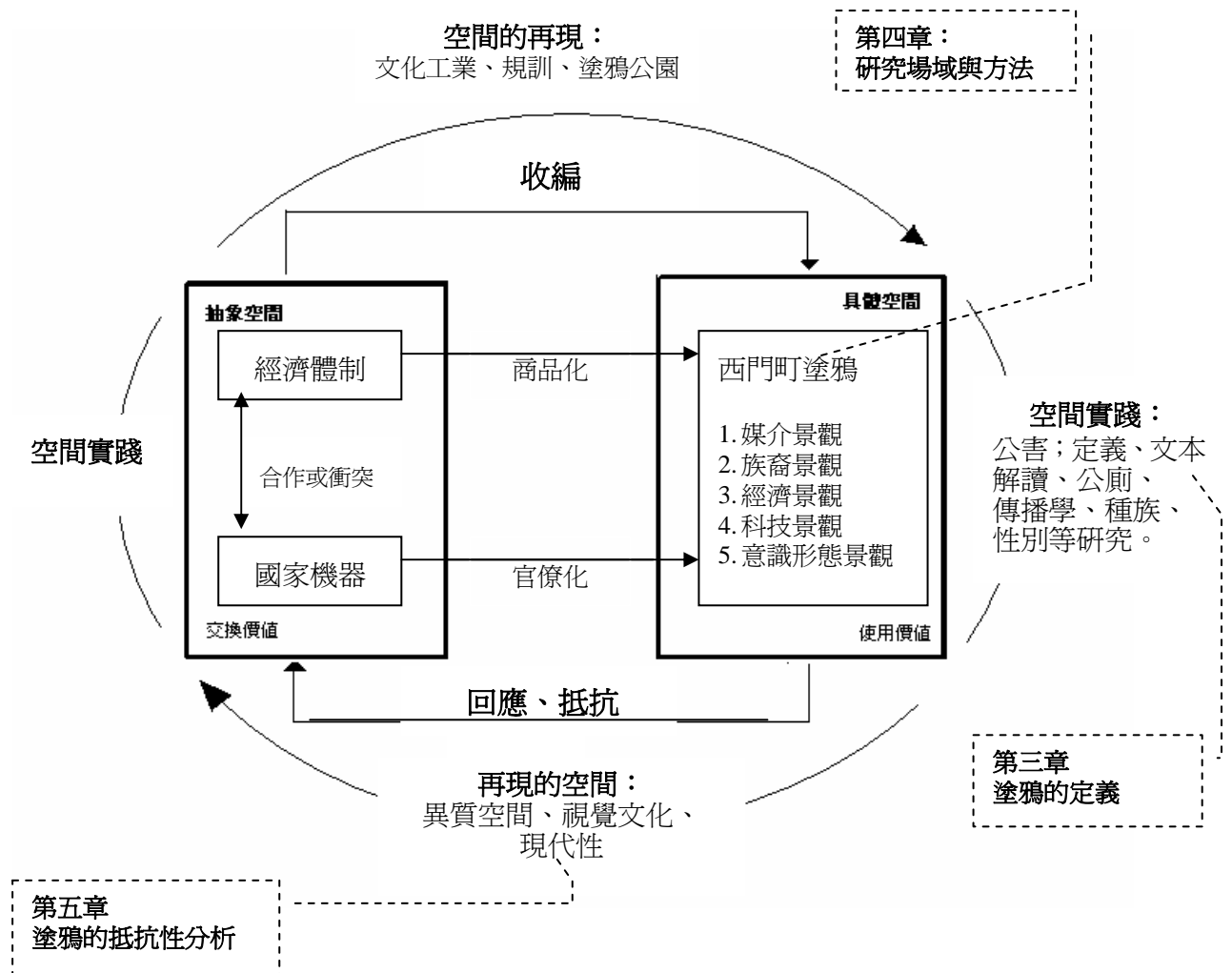
一般來說，塗鴉都被當成危害公共空間安寧的公害。紐約前市長朱利安尼在其任內推動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反塗鴉運動，包括通過一項以禁止販售給十八歲以下青年噴漆的法案（陳凱恩，2006:26）。我們可以將這些把塗鴉當作公害的發問方式，當作塗鴉的「空間實踐」，因為他們涉及塗鴉的物質生產，與塗鴉所引發的爭辯。

在本章，我借用「文化工業」的段落，指出國家機器與資本家透過空間商品

化與官僚化的方式，透過雙管齊下的方式，將塗鴉整編為一種收納異己的工具，進一步合理化自身的威權。而 Foucault 關於權力、論述、空間的看法，也可以放在「空間的再現」中理解。

透過上面的簡短說明，Lefebvre 以及 Gregory 關於空間生產的理解提供塗鴉的研究架構，這個我們把相關的討論放在個架構之中進行審視，會得到下圖的結果：

圖 2-6：研究架構：改造後的權力之眼



說明：圖中方形各自代表不同的景觀，分別是國家機器、商業體系與常民，亦即「被觀看到的事物」；而各個箭號則表彰著 Lefebvre 對於空間的三種觀點，同時也是「觀看的事物」。同時，圖表作為一種靜態的、凝住的概念分析理解，常常忽略了時間恆為變動的現實，在這個表中，我們必須指出時間的流變是看不出來的，因此在考察之際，必須將時間重新放回研究之中。

而從這個圖的結果呈現，我們可以看出來，若塗鴉研究落在「空間的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一塊，則是考察商業機制與公權力如何對於塗鴉的收編與打壓，用這個方式去理解的話，則台北市政府的塗鴉公園政策就是一種企圖將次文化收攏為己用的「空間的再現」。

落在「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之上的塗鴉發問，則是要釐清，塗鴉為何物，或是該如何研究塗鴉，這應該是所有研究塗鴉的入手式，考察塗鴉與生活的

基本關係。

相對的，最難回答的地方在於什麼是塗鴉的「再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s)的研究。根據再現的空間的定義，這是一個由藝術家所打開的對話空間，是一個由象徵、符碼所搭構而成的空間，具有日常生活的抵抗性格。因此，他應當包括所有的塗鴉研究，所有的塗鴉研究都應當回答這個問題，只不過是，每個回答依照提問的位置，而會有不同的答案，例如，關於文化工業的考察，其實核心論旨落在塗鴉作為商品與塗鴉作為次文化抵抗能量的可能與不可能，考察文化工業的運行軌跡（即『空間的再現』），研究者要回答的還是「再現的空間」的問題；而對於塗鴉的定義，也正是要開啓塗鴉「再現的空間」的對話之可能。

而這也是在接下來的幾個章節之內，我要處理的問題，亦即塗鴉的「再現的空間」究竟為何？塗鴉的所打開的空間意涵有哪些？這個意涵對於塗鴉內部族群的辯論為何？對於行居於日常生活主體的關係為何？

欲回答這個問題，我將從幾個方面著手，首先是蒐集關於塗鴉的文本，並討論這些文本如何出現在空間之上，與這些文本開啓了該空間的何種意義，這是「再現的空間」的問題。進一步則透過塗鴉者的訪談，從塗鴉者對於空間與其作品的自我詮釋，來解釋塗鴉所打開的「再現的空間」之意涵。